

零下四十度

目 錄

敘 事 詩

杭都是冰冷的

零下四十度

二鼻涕

爲了一斤糴合麵

李太太

抒 情 詩

人，鬼，獸

ㄟㄟ

給小丑們

冬夜詩輯

ㄟ

糧米店

動 物 詩

烏賊

烏龜

烏鴉

鴛鴦

貓頭鷹

黃鼠狼

狼

狙

狗

貓

狗熊

驢

蝙蝠

螳螂

螞蟥

螞蟥

蛾

雞

蜜蜂

炕都是冰冷的！

我們呼吸着哀愁，我們又被哀愁所籠罩着。

——高爾基

一，

雪大片大片的落着
已經是夜裏十一點鐘了。

鳳瑛拉着一個客人
冒着寒冷走向南城。
大街上的雪堆得
比板橙還高
胡同里的路
幾乎要被塞死了。

她的身上沾滿了雪片
掩飾着那破棉大衣上的破補綻
只是口紅被雪打濕了
烏紫的顏色
像被殺死的雞
從頸下所流出的血液
已經被冷空氣凝結成塊塊了。

二，

那客人是一個瘦小的南方人

鼻子和耳朵都蒙着皮套子
嘴巴凍得不會說話
一到家他就要茶喝
又要火烤
鳳英請他稍微坐一坐
她說她就去弄茶和生火
水缸裏的水都凍成了冰
屋角下的煤球一共還有八個
她問小寶：「咱們家裏還有沒有劈柴
「那一把劈柴天黑的時候
給奶奶熬藥燉了。」

三

客人冷得兩隻腳發抖
青水鼻涕直往下流
上牙「骨」着下牙「骨」
「沒有茶喝不要緊
沒有火烤我實在受不住！
你看你們茶杯裏的水
都結成了冰
炕都是冰冰冷冷的……」
說着他就要往外走
「這樣好吧！你圍在我的被子裏坐着
我去把那長破椅子變了來烤火」
那客人用手一摸那被子

趕快又把手縮了回來：
「瞧！妳這被子
一頭有棉花
一頭是空的！
蓋上也沒有熱氣」
「實在不瞞你說。先生！
這一頭棉花
白天我抽出來
放在我這破棉大衣裏
夜裏我再抽出來放進被子裏，
……………」
說著鳳瑛哭了……………」

四

這悲傷並沒有使那客人
有一點感動
或者發出一點憐憫之心
「對不起！你的屋子太冷
今天晚上，我不能在妳這裏住。」
那客人說完
蹣跚就往外走

五

「鳳瑛給我弄碗開水來喝
我的喉嚨渴得出火」

婆婆在呼叫着她

「媽！我的肚子還餓呢！

家裏的窩窩頭也沒有了。」

小寶在向她要食物

「媽！我就給鬆燒來！

兒啦！媽就給你買個窩頭吃！」

六，

鳳堙坐在坑上

眼睛望着壁上

那個穿軍衣

自己男人的像片

心裏在想着：

「你爲什麼死去？

誰使我們這樣？」

零下四十度

用鮮血來洗淨這些田野
證明它是我們自己的！
——楊卡，庫巴拉
一連下了六，七天的鵝毛大雪
草原上是白茫茫的一片

刺目的白色呵！
反射着這邊
也遙映着那邊
而人民的災害與苦難呵！
就在這邊扮演……

一，

這裏有六個孩子
他們都穿着露着棉花的短棉襖
和露着膝蓋骨的夾褲
腳下的鞋子
全是用烏拉草編製的
他們站在這大草原的公路盡頭
在計劃着如何地
攔着過路的軍車
要煤燒

和要豆餅吃

飢餓與寒冷迫使他們
學會了憎恨
也學會了反抗
他們知道用怎樣的方法
才不會被餓死和凍死。

二

「讓我們在公路的中間
攔住那些過路的軍車
當你們看見它停下的時候
必須一齊爬上車去
拿煤蘆和豆餅吃」

一個年約十二歲的孩子
想出了這樣一個辦法
所有的孩子們
都讀成他的建議。

三，

孩子們都沉默著
並在準備著當汽車來時
那時候那種野蠻的動作
他們之間沒有說話

代替他們的語言
是肚中的飢餓的怒火
和破棉襖和夾褲上的補綻被風撕破
而北風却更暴厲吹襲着他們的肌肉
使他們連發顫的屋子及樹林都沒有呵
爲了守候着那些笨重的汽車
在公路上他們是守衛者

四、

無溫暖一隻癡癡的身軀
使他們再也等待不下去了
只好用手去捧那路邊的積雪
大口大口的吃着
像吃着很多很香很甜的糖果
而寒冷呢？
却又向他們時刻加重的侵襲着
他們又只好用着手心和
用着哈熱氣的方法互相地溫暖着
.....

正在這時候呀：
從東邊響起了隆隆之聲
一輛重大的軍用汽車
像一隻兇猛的野獸
以最高速
飛濺着泥水向他們駛來。

那車上堆積着
像小山一樣高的
煤炭和豆餅
完全進入他們的眼簾
「快點躺下
不然那車子
馬上就會開跑掉」

五

汽車隆隆地開來了
孩子們都抱着
像車上小山一樣高大的希望與歡喜
並且在摩拳擦掌
準備着一躍而跳上那車子
把自己的籃子和口袋
都裝得滿滿的……………

六，

而那輛汽車
並沒有減低速度
它像一隻老虎似的
直向前面撲去
「小怪！快點爬起來走開！
躲開！躲開！
躲開！躲開！

.....」

七，

在他們的喊聲
還沒有終止時
那輛大汽車
就毫無感覺似的
急馳地從他的身上駛過
那從輪子上濺出的血花
與黏在車子上
隨着走了半截路
像帶子似的
那孩子的腸子
都落在公路上
排成了一個血紅的十字。

八，

孩子們
並沒有流淚
也沒有唱祭歌
他們
只是把「仇恨」的種子
埋在心間
把那血紅的十字
掛在胸前
他們知道
是誰殺害了他們中間的一個
他們知道
他們應該怎樣爭奪！.....



二鼻涕

二鼻涕還不滿十歲
他沒有爹沒有娘
只有一個親哥哥
一年前到東北去打仗
到今天也不知道去向。

他跛了一隻腳
又生了滿身瘡
頭髮亂得像匪幫抱窩
臉癢得像個蜘蛛網
鼻涕掛在嘴巴上
永遠像化不完的冰棒。

他守住這垃圾箱
就像守住他的爹和娘
白天
他靠着它坐在草墊上
向過路人求施捨
晚間
他把它當作儲藏室
又把它當作睡覺的床

刮風的日子

他把它立起
可以遮往飛沙走石
下雨的日子
他就把它用蓆子當棚搭起
下雪的日子
他把它頂在頭上
開口唱着：老天爺下白麵
莊稼人不愁吃
不愁穿
我們窮人好過年！！

一個風雪的黃昏
這小縣城裏開來了一支軍隊
四下找不到柴火燒
一個炊事兵
把二鼻涕的垃圾箱
當作了選擇的目標

二鼻涕的肚子在餓得要伸出手
炊事兵來到一腳就把垃圾箱踢破
跟著又像撕雞肉似的
把垃圾箱撕成幾塊板子
二鼻涕大哭又大叫
他說：「我哥哥也當兵
你不要欺負人！！」
那兵淹起兩顆牛大的眼珠子
用像踢垃圾箱一樣的力氣
朝向二鼻涕的肚子就是一腳……

為了一斤雜合麵

一

這天正是過陽歷年
李大哥家裏沒有米
也沒有麵

他還害着寒腿病
動一動筋骨就痛
小磚在炕上一睜眼
就要向他要窩窩頭和鹹菜……

「小磚！等一會

爸爸把筋轉一轉筋
就去登三輪
回來給你帶斤雜合麵
晚上給你弄油炸圓子吃
好乖乖你不要着急！」

二，

橋上的冰雪溶化了
霧泥汎汎的
小汽車吉甫車接二連三的
像一羣從池塘裏
跑出來的鴨子

風風啦啦的響着喇叭
每個電影院都打扮得花枝招展
人擠得像蕪坑裏的蛆一樣滿
李大個心裏在想：
「剃了電影
座一定沒有問題
從東單到西單
至少要掙七八千。」
想着他又把寒腿的筋
伸轉又伸轉。

三，

他拉了一個胖子軍官
還有一個小胖子
穿着披風的小孩
在往常這兩個胖子
根本不算回事
然而，在今天呵！
他的腿肚子抽筋
登也登不動彈，
他咬着牙
用了最大力氣
算是把車登走了：
「只要能買斤雜合麵
登斷了腰桿都幹！」

登着他又彷彿在聽見

小磚在向他要：

「爸爸！我要窩窩頭和鹹菜吃！」

四，

登到中山公園

有一部吉卜車忽然從

李大個的三輪車擦過

大胖子軍官

一伸手打了個招呼

那小吉卜車就馬上停住

大胖子軍官

把小胖子小孩

一把拖下來

就爬上那小吉卜車

「先生您還沒有給我車錢！」

「找來！快點！」

那大胖子軍官

手裏拿着一張兩萬元一張的票子

小吉卜車屁股後面冒着煙

「先生！我沒有錢找！」

「您等一等我拿去換去！」

「禽依媽的個風蘿蔔！」

大胖子軍官把那兩萬元向口袋一卷

滾開！？」胖子一推李大個

小吉卜「鳴」的一聲
一溜煙開走了。

五，

李大個跌倒在稀泥裏
半天才爬起來
他的三輪車被另外的一輛小吉卜
撞到了十字路交通警察台
他趕快去撐那三輪
「防礙交通，瞎眼睛；
怎麼把車子弄到這裏了？混蛋」
警察先生跟着就是一棒子
李大個撐着那撞壞了的弓子（鋼版）
昏昏沉沉的回答說：
「一斤雜合麵！」